

許世英別傳

(本文插圖刊第4、143、144頁)

林光瀨

平生抱負誤孤忠，鬢髮凋疏六四翁；
未信文章移造化，幾曾談笑釋兵戎。
江南落葉催歸燕，塞北風高望斷鴻；
憔悴寒心秋色裡，萬方多難孰和同？

——許世英六十四歲初度述懷

民初歷任司法總長

許世英號靜仁，又號俊人，世人皆尊稱靜老。清同治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七三年），生於安徽秋浦（民國後改爲至德縣）中鄉抄鞍山，晚年自號雙谿老人，有手寫「雙谿詩存」行世。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他考中秀才，年僅十三歲。二十三年丁酉考取拔貢。經掣籤分發刑部任事。二十四年五月，奉派浙江司任副主稿，不久調升直隸司正主稿，四川司正主稿等職。二十六年庚子，義和拳之亂，曾赴西安隨駕護行，沿途接受處理各種案件，批交各級地方辦理，可謂辛勞之至。兩宮廼變後，晉升六品主事。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十月，新設巡警部成立，北京外城巡警廳廳丞朱啓鈴欽慕許世英之才華，請求借調該廳行政處僉事，對於開闢馬路，訂立規則，刷新警政，建樹良多。因工作認真誠摯，對當時最有權勢之肅親王善耆福晉，以違反交通秩序罰

銀十元，惹得善耆大發雷霆，召見許世英，加以申斥，許曉以大義，說立法執法必自親貴始，爲民模範，政令方能貫徹。結果，肅親王不僅不予深責，反而遇事予以支持。順利進行，年終考績，被列爲「京察一等」；蒙受慈禧、德宗召見。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東三省改制，設立總督，尙書徐世昌出任總督，調派許世英負責籌設各級審判廳工作。三十四年任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，推行獨立審判制度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清廷被邀參加美國華盛頓舉行之萬國監獄暨司法制度會議，派徐謙爲正代表，許世英副之，前往出席，三月啓行至次年春天返國。同時又奉派赴歐考察各國司法制度，歷時十月，經美、義、法、比、荷、瑞士、英、德、奧、俄等十國。歸國後，曾將考察情形，編撰心得呈報，惜清廷暮氣沉沉，未能採納施行。嗣因傾心革命，秘密參加共進會組織。三年，張錫鑾出任督撫，以環境需要，許世英遷升山西提法使，不久，擢調山西布政使。迨民國成立，張錫鑾調直隸都督，許任張之秘書長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七月，由張錫鑾推薦，總統袁世凱任命許世英爲大理院院長，二十三日，國務總理陸徵祥提名許爲司法總長，經參議院同意，歷任趙秉鈞、段祺瑞等內閣之司法總長

。確立律師制度，設置新式法庭，普遍任用法律專材，爲我國新司法制度之創始。三年九月，國務院改組，熊希齡出任閣揆，始行辭職。三年一月，袁世凱特任許世英爲政治會議委員。五月，奉派任福建巡按使，當時福州正建造馬路，由林則徐曾孫林炳章（惠亭）督造，並修濬西湖，建爲公園，另將城南之耿王莊，闢爲南公園，從南郊至水部門，築一長馬路，路旁廣植樹木，經費則指定由鹽餘撥付，自是有限，許世英得知實情，便慨然將其所應得之省署規費十六萬全部撥給工務局，作爲建築路費。西湖公園快竣工時，適值日本以廿一條款脅迫袁世凱承認之際，福州民衆憤慨萬分，許書「擊楫」二字，每字丈餘，勒碑湖濱，旁題「中華民國四年五月九日，秋浦許世英書」，藉以鼓勵。六月，袁世凱死，黎元洪繼，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，任許世英爲內務總長，七月十二日，改調交通總長。

實際參加革命之始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九月，許世英任安徽省長，此時政局動盪不安，未數月離職。十一年十一月汪大燮奉命組閣，邀許任司法總長，辭不就。翌年任北京航空處長。十三年秋，段祺瑞爲推翻直系曹吳勢力，俾完成孫、段、張三角同盟

關係，特派許秘密赴粵一行，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方駐節韶關，指揮北伐軍事，得許南下消息，即復電歡迎，並令吳鐵城、楊虎到港迎接，又派胡漢民、廖仲愷、王寵惠、伍朝樞、汪精衛五人為代表，在廣州先行晤談。當許抵港時，國父以大元帥名義頒佈建國大綱，許於報端詳讀，到了廣州之後，與各代表商談時，因得以婉轉應付，提供對國事之主張。商談經過，隨時電達韶關，國父始約他到韶關晤談，由劉成禺陪往，當許世英謁見時，國父謂：「君茲先來，皆可商榷，如段電朝至，余夕即啓程。俟得協議，則國內事段主之，余當歷聘各邦，廢除不平等條約，不復返粵。」許世英請示是否可以即時電告北京，並敦邀國父蒞京共商國是，而後離韶經穗，由港北返覆命。在歸途中許世英冒險帶香港版之「三民主義」數十冊回到北京，因此加速三民主義在北方的傳播，也奠定了全國統一之基。是為他參加實際革命之始。

十月，「北京政變」發生後，段祺瑞於十一月入京就執政職。十二月四日，國父應邀北上至津。詎段之主張善後會議竟與國父召集國民會議之主張，背道而馳，大表失望！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三月十二日，國父不幸病逝故都，許世英侍疾治喪，禮貌極為周至。

對段執政始終禮敬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人得寸進尺，咄咄逼人，正是北方風雲緊急之秋，段祺瑞住在天津，吳佩孚則居於北平什錦花園。日本浪人

及北洋失意政客，都想扶持段祺瑞出任傀儡，當安福系餘孽預定在段公館召開會談之時，許世英早已密陳中央，派人勸服段祺瑞於當天離開天津乘車南下上海，蔣中正聞訊，先行渡江，早在固鎮車站迎候。見面時，尊禮甚恭。原預定以陵園官邸作行館，段祺瑞再三謙讓，隨即由錢新之陪伴，偕同吳光新、李思浩、段運凱各人同行赴滬。初欲先住旅館，後徇陳雪軒（調元）之請，遷入其西摩路住宅。政府按月致送三萬元供應生活費用，七十大壽，在玉佛寺渡過，直到二十五年農曆九月段祺瑞病逝，國府明令國葬，卹終榮典，備極崇隆。綜段祺瑞之一生在北洋，而終老於南國，歸真在「七七」以前，未見淪胥之痛，其順受正命，正天之所以厚遇之，也可見許世英之於段祺瑞，始終敬愛，公私篤厚，有利國家。

使日朝野敬畏三分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中日關係已臻至極度緊張階段，政府為爭取準備時間，乃由當時外交部長張羣商請許世英出任駐日大使，許氏東渡時，日本軍人已入瘋狂狀態，正值日本「二二六」事變後，軍部橫行，內閣成爲軍閥之傀儡，尤以日本在華相繼發生中日人民糾紛事件。許日夕因心慮，憑其忠信篤敬之一貫言行，與其政壇老成，藉詩酒聯歡，緩和緊張氣氛。嗣經迭向日本政府勸之以道義，曉之以利害，終未獲日本軍閥採納。二十六年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爆發，迄至南京陷落後，日本民衆在軍閥指使下遊行示威運動，且舉行所謂「暴支膺懲大會」。事前

日警會派員至使館請求暫閉館門，以防意外，但許氏不爲所脅，乃命隨員黃伯度答覆：「使館大門應常開啓，既不畏死，自無所謂意外。保護治安，爲日本政府之職責，能否保護？任其自便。」大義凜然，許氏此種忠信篤敬，生死以之的作風，確使日本朝野對他敬畏三分。迨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調停中日戰爭失敗後，許氏於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奉我外交部電准下旗回國。二十日始啓程返國。歸國後，於二十七年四月，奉命出長服務委員會，主持全國戰區難民救濟事宜。

最早提出三不之士

許氏對於賑濟之要務，素抱「救災如救焚，救人須救徹」之旨，常以黑夜過行，白天視察，早晚處理公文。其間宣布中央德意，呼籲內外捐輸，以至地方急賑之安排，田賦徭役之蠲復，車廂水驛，文電紛披，無片刻之暇晷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河山變色，許氏舉家避居香港海隅，流寓二載，在「雙谿詩存」中有一首宋臺懷古詩云：「零竹如舊佳山在，到此登臨衆感生；故殿淒涼雙鳳闕，荒臺寂寞九龍城。可憐宋室終南渡，爲惜張師未北征！散髮秋風殘照裏，隔江燈火接天明。」從此首律句中，可見許氏忠愛國家之赤忱！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，許世英自香港來臺，膺聘爲總統府資政，受到蔣中正優渥禮遇，並非偶然。許氏雖然久官北洋，但同情革命，從他民國十三年建議段執政恭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，即見其端；所以有人讚美此是他超人的明智之處。據說：他與黨國先

進如王寵惠、王正廷、戴季陶、焦易堂等原皆黨友，初均想吸收其入國民黨；但許答復：「我對三民主義服膺，自信較一般黨員更熱烈，如果入黨，只能做黨員一份工作，不入國民黨，反而可以做黨員與非黨員兩份工作，豈不收效更著更宏？」王等聽其如此一說，知難相強，可是他後來果然對黨國服務，對領袖忠誠，始終如一，未嘗稍懈。是以許氏八十九誕辰，蔣夫人宋美齡繪墨竹一幅為祝，蔣中正總統親題「節高風清」四字，並署名「夫人為靜老同志八九榮慶書此」等句，可見蔣中正總裁早已當他是國民黨黨員。政府定都南京，許氏尚居天津，焦易堂等奉命電許氏速駕南來，許氏欣諾之餘，仍以不入黨，不做官、不開會三事相約。其後除開會無法避免外，確是做不入黨和不做官。比如當年安徽省主席陳調元為皖人噪逐，浙江省主席張難先（湖北人）因事調職，中央都曾考慮許氏為繼任人選，終為其婉辭。

靜以修身儉以養德

許氏自奉儉約，律已甚嚴，家鄉有祖遺田產數十畝，老屋數間，此外再沒有自己建造住宅，銀行中更無存款，過去常與當舖有來往。當年奉軍入關，許氏辭卸國務總理由天津乘輪回上海時，旅費不夠買頭等船票，祇好坐二等艙，到上海僅剩銀元數枚。大約是民國二十年秋，許氏尊人八旬大慶，他自己也是花甲行慶，同時也是他五公子君實（華）榮婚之喜；在上海拋球場一品香舉行，賀客盈門，頗極一時之盛。詎為綁匪覬覦，

不久其婿王君以被綁票聞！當時滬上聞人，會議贖資取贖，許氏不從，屆時竟徒手親往接洽；所幸綁匪事後偵知許氏確是清貧，為官公正，兩袖清風，竟無條件釋回王君。抗戰時期，許氏任賑濟委員會委員長，財政部長孔祥熙問他需要多少經費？先已答應經費是法幣一億元，許氏認為政府財力維艱，一億元太多，三千萬便已足矣，終以其賑濟過四千四百八十萬難民，他說：「我做此事甚簡單，只有一個原則，就是把每一分錢花在難民身上，大家信任我的清廉，紛紛捐錢賑災救難，由此政府自然花錢更少。」許氏駐東京時，命使館辦公廳為「雪樓」，他撰有使日回憶錄，名曰：「雪樓紀事」，張羣壽詩有：「玉帛惟忠信，戈鋌豈屈撻；凌煙千尺閣，那及雪樓高。」可見許氏在外交上崇高之表現，也可見張、許兩氏當時內外相維之苦心孤詣。

寫詩賦志老成唱和

許氏逝世時九十二歲，已臻上壽，他的養生之道，生前曾告人，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」，就是清心寡慾之意，常以「外柔內剛立身大本；體動心靜益壽良方」聯語來應付求墨寶者，讀書寫字，為許氏一生最大嗜好，書名滿海內，得力蘭亭，功候極深，獲者珍同拱璧。定山居士為筆者作「晚香庵圖」，蒙許氏賜題「菊瘦梅清」四字，將來携歸海南，子孫永寶。詩則遠紹元白，近規袁趙，抒情達意，不以雕剗巧構為能，且氣體渾渾，從無雕殺之音，憤激之語，可謂志和音

雅，于右任與許氏交誼至篤，許氏有右任院長尊兄八十壽詩云：「關河戎馬一書生，少壯聲華已令名；白髮長髯今未老，丹心浩氣古之英。驚人翰墨真龍虎，振世文章勝甲兵；風靜拍臺春晝永，桃觴茶舞介歡情。」于右任曾贈詩云：「心常天下急，詩是老成能。」時人認為非許氏不克當，非右老亦不能為此句，今則兩老前後棄世已多年。令人有老成凋謝，哲人其萎之嘆！

陽明山上留下勝跡

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峯（其昶）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九日，特將文大日本研究所之堂名，命名為「雙谿堂」用以紀念許氏，一則曰：「靜仁先生出使日本，時當七七前夕，處境之艱，為歷來使節所未有，先生蕃道德，能文章，以其崇高的人格，傾動了日本朝野……雖然那時候戰雲如墨，繼而暴雨如注，非先生之力所能澄清；但其聲望之隆，可與二次大戰時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哈里斯出任駐美大使相比。名賢風度，永為後生楷模。」再則曰：「本人以為願謀中日兩國互助合作，精誠無間，共負東亞和平與繁榮的大任，那麼像雙谿老人許世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，一種學者政治家的風範，實是典型長存，永遠足為後學的崇敬和效法。」死生之際，令人增重。按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校址，北面谿谷，名為內雙溪，以別於士林之外雙溪，以此命名，乃有雙重之涵義。今後陽明山上留下一遺跡，也為談論近代中日兩國外交史實者追懷詠嘆之勝蹟。